

孙盈涛：乘着音乐的翅膀

一期一会

孙盈涛是市文化馆高级钢琴教师，她还是市文化馆合唱团指挥，以及镇江魅力女工专家宣讲团成员。她曾多次赴德国、奥地利、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，受到广泛好评。近日记者采访了孙盈涛，听她聊聊对音乐的理解。

群文音乐多面手

孙盈涛早年学习经历比较丰富：1987年读师范，专业是音乐教育，那时

候的老师都很慈祥，但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要求却很严格。她在学校的几年间，认真学习过二胡、扬琴、竹笛、钢琴、手风琴等乐器，还曾担任校民乐团团长。其间，他们乐团多次获得江苏省音乐比赛一等奖。工作后，她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锻炼过，在艺术学校期间教的是琴法和视唱练耳课程，与全市很多乐队和合唱团有过合作和演出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对于一名群文工作者而言，“一专”和“多能”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，孙盈涛处理得较好，这得益于她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，更得益于她几十年的默默付出。近年来，她致力于我市原创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推广，合唱《题金陵渡》，新民乐《北国随想》《西津寻渡》《金山鼓韵》等作品，获得了很

好的社会反响。

去年，孙盈涛创作的合唱《就这样逆行》获得镇江市合唱第一名，入选江苏省五星工程奖。说起这个作品还有故事，原来这是一首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作品，讴歌平凡英雄，礼赞时代精神。孙盈涛既作词，又作曲，讴歌了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、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，这也是我市群文工作者用文艺作品传递出的精神力量。

钢琴一直是最爱

孙盈涛有不少出国演出的经历，她所在的镇江市女子民乐团曾在柏林圣十字教堂、奥地利格拉茨孔子学院等举办音乐会，弘扬中国民乐和镇江音乐，所到之处均掀起不小的中国音乐风。但要说孙盈涛最喜欢的乐器，还是她一直放不下的钢琴。

孙盈涛是我市首位获得中央音乐学院高级钢琴教师资格认证的老师，从事钢琴教学三十五年来，她积累了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验。她的不少学生获得过全国以及省市钢琴比赛的金奖。有多位同学还在南京保利剧院、镇江西津渡音乐厅，与斯坦威艺术家、雅马哈艺术家等同台演奏，甚至还有外地学子慕名而来拜师学艺。

如今孙盈涛很喜欢与孩子打交道，教他们钢琴弹唱——让孩子们有机会把演唱跟演奏相结合，享受自弹自唱的乐趣。在一间琴房里，记者见识了孙老师辅导“六手联弹”的场景，六手联弹是由3名孩子在同一架钢琴上合作演奏的表演形式，需要大家全力配合，这对指导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孙老师说，双减政策下，孩子们学习艺术的热情更高了，她希望用音乐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，让他们快乐成长！

(竺捷)



孙盈涛辅导孩子六手联弹 竺捷摄

故乡的那条路

文/艾琦

这是一条家乡的路，是一条从西墙门通往小镇石桥头的路。我童年时多次走过这条路，那里有一小医院，村中有一“小眼睛”商店，还有一个汽车站，汽车从弯弯曲曲的村中公路上通过。

我上五年级时，去邻村石桥小学读书。上学、放学每天都走这条路。路旁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，小河里流淌着清清的河水，河水的水有时向北流，有时向南淌。后来才知道这是潮起潮落的原因。我们几个伙伴在路上玩耍、摔跤。也曾记得，有一次同伴艾福才在河边洗手，有人在后面一推，艾福才随即落水。他会游泳，在水中“扑通”了几下才爬上岸。此事一直存留在记忆中。我走在這條路上，读完了小学，上了中学，直至高中毕业。

后来，农村有了拖拉机，这路上就逐渐热闹了起来。机声隆隆，马达轰鸣。农村的运输得到了快速发展！肩扛人挑车拉的景象少了。生产队买化肥农药，卖公粮，社员家砌房造屋，运砖运瓦运石子都方便多了。生产队外出割草积肥，都用上拖拉机了，有时直接当汽车接送社员了。但下雨天，泥泞的路上积水，拖拉机喘着粗气冒着黑烟艰难地行进，路中央拖出了道道深深的水沟，有时实在走不动了，干脆熄火。而行人就更难走了。整条路上坑坑洼洼，条条水沟纵横交错，稍不小心就会绊倒，或被快速通过的车辆溅一身泥水，令人叫苦不已！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农村学大寨，隔田成方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，将此路拉直拓宽，路旁开挖了一条“二级河”，河两岸进行了绿化，栽上了杉树，路面铺上了石子沙子。从此这条路旧貌换新颜。从这里我将儿们送去读初中高中，最后让他们双双飞入了高校的殿堂！

随着农村的发展，后来又拓宽硬化了道路。我清晨去石桥小学上班，早上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，四处一片生机；傍晚夕阳的余晖映照东乡，大地一片金黄！我在这条路上有过欢乐的时光，一路走一路唱，胸中的激情伴着喜悦的泪花飞扬；我也曾在这条路上流下忧伤的泪水，它伴我走过了人生的四季。

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，如今这里已成了万顷良田，家乡父老都迁居在平昌中心社区，过上了现代化的小康生活！但我常常“想回家看看”这条故乡的路。我数次独自一人徘徊在这条路上，看着蓝天上飘着的白云，河中流淌着的河水，河床上两座水泥小桥，听着树叶在风中发出的“哗哗”“沙沙”声，才感到这不是“梦回故乡”，而是确实在这条故乡的路上。此时此刻，这蓝天、白云、轻风、杉树、小桥、流水特亲切特深情，这可能就是故乡的含意吧，这条路连同我对故乡的眷念将永远珍藏心底！

诗词中的春

文/桦然

立春位于二十四节气之首，“立，始建也，春气始而建也。”自此，春之序曲奏响，春之序幕拉开，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开启啦！

立春有三候：一候东风解冻，二候蜇虫始振，三候鱼陟负冰。所谓东风解冻，是说立春之后，由偏北风转偏南风，风吹在脸上有了温暖感。风从东方来，一路向北吹，寒气渐消。在“嘶啦”声中，冰雪开始消融，大地解冻。

春天总是赞美不尽，而我对春风情有独钟。春风是信使、是能手、是巧匠，于是有了“春风吹又生”、有了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、有了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……风和春立，万物萌发，一派鲜活的景象。

“立春一日，百草回芽”。春风掠过枯黄一冬的草，小草便偷偷探出脑袋，东张张、西望望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春风越过树林，枝丫上不经意间鼓出了嫩芽，惺忪神态。正如朱自清先生在《春》中写道：“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。”

电影《立春》有句台词：“立春一过，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，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。”此时，我喜欢到农村老家的田野上走走，确实与

城里大不同。沐浴在春风中，空气温润，光线晶莹剔透，蛰伏一冬的万物正缓缓苏醒。“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”。柳树最先感知春的消息，枝头泛出绿意，丝丝柳条柔软了许多，在微风中摆动出婀娜的身姿，便有了“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意境。麦苗儿撒着欢，盈盈翻起绿浪。油菜打起精神，抖落了身上尘埃，“噌噌”地开始生长。四周弥漫泥土气息，似乎能听到种子在生根发芽、感到大地在萌动。

漫步在清碧的小河边，溪水潺潺。几只鸭子在河中嬉闹觅食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待浮上来时，鼓鼓的嘴巴作吞咽状，想必寻到了螺蛳。鸭子在水面上扇动翅膀，不时地发出“嘎嘎嘎”欢快的叫声，或许因为螺蛳的味道鲜美了；或许因为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水温上升后身体酥痒了。这叫声惹得鸟儿羡慕不已，它们清了清嗓子，一阵叽叽喳喳，清脆婉转，比鸭声悦耳听多了。

天乍暖还寒，春姑娘眉间春色微露，欲语还羞，只是迈着碎步款款而来。都说春天是张娃娃脸，说变就变。“东风带雨逐西风”，风卷着一帘春雨润物无声。细细密密的雨如织成了一张天网，朦胧了窗格、朦胧了街巷、

朦胧了田野，也诗意了景致。有时这张娃娃脸变得厉害，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一些地方还伴有飞雪，点缀在树丛中、瓦楞上，俨然成为别样的美景。尤其是雪落在梅花上，相互争春，更为有趣，结果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双方打了个平手。春雪有点散淡和俏皮，面对太阳这张红彤彤的笑脸，禁不住扑哧扑哧也笑起来，蓦地泪眼汪汪，化为滴滴春水。

立春有迎春、鞭春牛、咬春等风俗。在我老家，立春又称打春，因为有“鞭打春牛”，预示农民开始春耕，也是对丰稔的期许。鞭春牛并不是鞭打真的耕牛，实际上打的是泥塑牛而已。记得小时候立春这一天，村上人聚集到打谷场上，头顶红绸、身挂红花的泥牛已出现在眼前。队长手执柳条鞭边打边唱：“迎来芒神，鞭打春牛，一打风调雨顺，二打五谷丰登……”伴随着鞭炮齐鸣，众人合力，将泥牛打碎。宋诗《立春》首句“泥牛鞭散六街尘”写的就是这场景。圈中的牛似乎听懂了乡亲们热闹劲中号令，活动活动身子骨，抖擞精神，哞哞叫唤几声，用积蓄一冬天的力量，准备犁田耕地。